值班主任:孙靓 责任编辑:刘英楠 新闻热线:(010)63376822 E-mail:zgxxbfkb@163.com

淋一场桂花雨

■ 缪成冬

周宁的秋天来得早。

从社区入户回来,经过中兴街,一阵风过来,桂花便落了满身。细碎的花瓣,像从半空撒下一把碎金,落在头发上、衣服上,也落在手里那摞台账上。纸页上沾了几瓣,连字迹都像带了香。我没躲,索性在树下站了一会儿,仰起脸,任那细细软软的花瓣拂过眉梢。路边卖地瓜干的大姐看了我一眼,没说话,低头继续翻晒她的地瓜干。竹筛边,也落了几瓣桂花。

做住户调查快两年了。我是外地人,两年前考到这里,一个人租在城北的自建房里,楼下也有几棵桂花树。秋天一到,风一过,楼下便细细地落一层,不声不响。

每个月催账、审账、改错,一百多户记账户,总有那么几户到月底还没记全。电话打过去,那头说忘了,这就补。也有嫌麻烦的,说买个葱都要记,谁受得了。我总耐着性子解释。日子就在这些细碎里往前过。

去年秋天去浦源镇,一户姓郑的阿婆家。儿子在福州打工,她带着孙子在家。我去的时候她正在灶前烧火,手机搁在灶台上,屏幕还亮着,是记账APP的界面。灶台边上贴着一张纸条,上面写着"记账"两个字。她说刚开始老忘,就贴了张纸提醒自己。后来用手机了,手机就放在灶台上,买什么都顺手记。孙子也知道,买零食要留小票,他要帮奶奶记。

她翻给我看以前的记录。一笔一笔,从年初到年尾,密密麻麻。猪肉多少钱,电费多少钱,孙子买本子多少钱。有一笔写着"买药,46块",是去年她老伴还在的时候。翻到那一笔,她手指头停了一下,又往后翻。我没接话,只点了点头。灶膛里的火映在她脸上,明明暗暗的。窗外那棵桂花树正落花,风一吹,花便簌簌地落了一窗台。她说这棵树还是公公种的,快40年了。40年,花开了又落,落了又开,日子也就这样一页一页翻过去。

走的时候她站起来,从灶台边摸出一个塑料袋,往里装桂花糕,自己做的,说要给我带上。我忙摆手,说阿婆您留着,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她手顿了顿,把袋子放下,没再坚持,只说那路上慢点。语气里没有失落,倒像叮嘱自家孩子。

出了院门,桂花落了满身。我走在村道上,心里忽然软了一下。说不上感动,就是觉得,这一笔一笔的账,连着的东西比我想的要重。而我唯一能做的,也就是把她记的账一笔一笔对清楚,别辜负了。

后来入户,我不再只盯着数据。会多坐一会儿,看看他们的日子。

李墩镇有个开小卖部的老李,每天晚上关店前,把APP打开,对着当天的流水一笔一笔核对。店里灯光昏黄,他戴着老花镜,手指头在屏幕上划。柜台上摆着一摞塑料袋,一杆秤,一个掉了漆的算盘。算盘早不用了,他说摆着好看。

上个月去礼门,回来的路上天色渐暗。经过一片桂花林,月亮挂在树梢上,花在月光底下看不真切。香气一阵一阵涌过来,不浓,却缠人。我把手机揣回兜里,在桂花林边站了一会儿。花瓣凉凉地贴在脸上,却让人舍不得擦。远处有狗叫,谁家的灯刚亮,黄黄的一小团,嵌在暮色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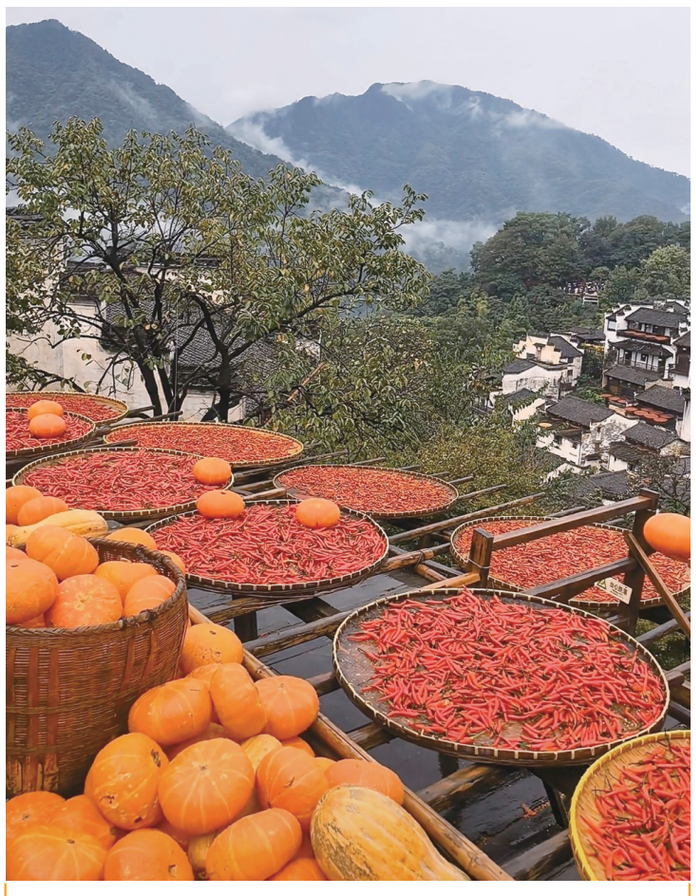
回到办公室,推开门,把今天入户的资料摊在桌上整理。窗外那棵桂花树,风一吹,清香就飘进来,包裹住整间办公室。楼上的居民在厨房里炒菜,油烟味混着桂花香飘上来。这味道说不上精致,却格外踏实,像周宁的秋天在提醒我。你在这里,也有人间烟火接着你。

翻开手机,母亲发来微信,问我周末回家不。我说可能回不去,月底要忙季报。她回了个"好",隔了一会儿又发来一句:"你那边桂花开了吧?咱家楼下的也开了。"

我向外看,楼下的桂花树在路灯底下安静地站着,花开得密密匝匝,不声不响。整个周宁的秋天,就这么被它一点一点地填满了。

桂花这东西,开的时候不声不响,谢的时候也悄无声息。你未必时时注意它,可它一直在。就像那一笔一笔的账,记的时候不觉得,回过头看,一家人的日子,都在里头了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周宁调查队)



古村晒秋

张蓉 摄



水镜胡杨

胡敏 摄

一树橙红忆旧院

■ 李萌

生在北京,长在北京,我对柿子始终存着一份特殊的感情。每到深秋,街头巷尾偶尔能看见枝头挂着的橙红果实,望着那一盏盏小灯笼似的果实,思绪便总会飘到儿时居住的老院子。院中并排立着两棵老柿树,藏着我整个童年的春夏秋冬,也安放着一份独有的旧日念想。

老院子里的两棵柿树各有脾性。一棵结出的柿子个头大,每年挂果却寥寥无几;另一棵果子偏小,满树缀得密密匝匝,枝条常常被压得微微下垂。立春刚过,枝头还零落挂着冬日的残雪,我便从那棵小果树上掰下一节果木,用保鲜膜把它紧紧缠到大果树枝干上,美其名曰"嫁接",满心盼望着,小果树那满枝繁盛的果子能够移植到大果树上。父亲瞧见我一本正经忙活的样子,笑了又笑,但我却固执地坚持,只可惜孩童式的尝试最终没有成功。

盛夏时节,两棵树枝叶交错在一起,在院子里投下一大片浓密树荫。蝉鸣聒噪的午后,我总爱搬一把小板凳坐在树下,躲开毒辣的日晒,看阳光穿过叶片缝隙,在青砖地面投下晃动的碎影。风一吹,树叶沙沙作响,院子里的燥热瞬间被这片树荫消去大半。

秋风转凉,经过几场秋霜,青绿的柿子慢慢晕开橘红,院子便到了最热闹的时候。父亲会做一根专用的采摘柿子的长竹竿:备好一根长长的竹棍,顶端箍上铁丝弯成的圈,圈下牢牢缝好细密网兜,铁丝旁固定一把剪刀,剪刀的细绳长长延伸拴在竹竿下端。人站在地面,举起杆子,网兜稳稳兜住成熟的柿子,轻轻向下拉动绳线,剪刀便剪断果柄,柿子安安稳稳落进网兜,不用爬树,果子也不会磕碰受伤。

我总仰着头站在边上,看着竹竿在枝叶间来回挪动,一个个橙红的柿子被摘下来。剥开薄软的柿皮,蜜质的果肉汁水丰盈,那一口甜,是北方秋天独有的醇厚。秋风扫过院墙,空气里飘着淡淡的柿香。

吃不完的柿子,便留到寒冬。冬日的冻柿子,是北方孩子独享的风味,像天然的乡土冰激凌。冻得硬邦邦的柿子先要放进冷水里浸上片刻,果皮表面很快凝出一层透亮薄冰。用勺子在柿子顶端轻轻抠开一个小口,一点点向内挖取果肉,内里是细密绵柔的冰沙质地。一口下去,冰爽裹着浓甜,屋外天寒地冻,守在暖意融融的屋内吃它,格外舒坦。

年岁渐长,我依旧生活在这座城市。城市各处还是能时常见到柿子树,只是再也没有那一方小院,没有那两棵朝夕相伴的老树。每到深秋看见挂在枝头的柿子,心里总会泛起惦念,惦念那座拆了的老院子,牵挂那挂满橙红的枝条。

秋日循环往复,躲在旧日院子里的柿香,是盛夏的树荫,是手工做的摘柿竿,是邻里之间朴素的往来,也是回不去的童年。每一年秋风再起,柿子转红,那份来自老院的甜,始终留在心底,只是当年站在树下盼果子的小孩,已经长大了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顺义调查队)

行走的稻香

■ 赵如洲

入秋了,鄂东的稻田一天比一天黄得深。今年7月,我从恩施州调查队调到黄石调查队。从鄂西南到鄂东,一路走来,稻香仿佛也跟着我翻山越岭。恩施的稻香还在记忆里飘着,黄石的稻香已在鼻尖萦绕。第一次在黄石参加中稻实割实测,心里竟有几分"初见"的悸动。

来到黄石市阳新县金泉社区的稻田,稻香扑面,稻穗低垂,在秋风里轻轻颔首,像是在跟这片土地做最后的告别。党旗插在田埂上,主题党日活动与实割实测同步展开。调查队、统计局、农业农村局的同志都来了,几拨人合在一处,拉皮尺的、画图纸的、调试测规的,田埂上顿时热闹起来。

实测放样在地块对角线上进行。画图、测量、用小红旗定位。这套动作我太熟悉了。在恩施做过多年农产量调查,中稻的实割实测参加过多次。恩施地块多数不规则,我们多采用"品"字放样;如今在黄石,田成方,埂成线,选择的是对角线放样。方法不同,地形在变,但追求代表性、科学性的那颗心没变。测规圈定范围,一株不能多,一株不能少。蹲下去,小心割下,稻穗轻轻拢在手心,再轻轻放进样本袋。袋子鼓起来,队员把袋口扎紧,往田埂上一搁,又弯腰去下一个点。远远看去,田埂上排着几个鼓鼓的样本袋,衬着金色的稻田,倒像是一行刚写下的注脚。

割下的稻穗运回农家,配发的脱粒机轰隆隆转动起来。金黄的稻谷从出粮口倾泻而出,脱粒快,去杂也一并完成,干净利落。旁边搁着一把连板,我一眼认出,那正是恩施老家的连枷。一样的木柄,一样的竹板,只是叫法不同。十多年了,竟在鄂东的农家与它重逢。有年轻队员好奇,抡起来拍了两下,稻粒稀稀拉拉落下,大家笑着说:"还是机器厉害!"我接过连板也抡了两下,手臂沉甸甸的,仿佛握住十多年前的连枷,握住晒场上那些"啪——啪——"的声响。那时在恩施,连枷是庄户人家离不开的家什,藏着那一代农人的汗水。如今脱粒机开到田头,连枷渐渐闲了下来,成了墙角的一件老物件。连枷还在,是念想;脱粒机在转,是越过越好的日子。

称重、测水、去杂,一步不敢马虎。作为纪检干部,我此行还有一层使命——嵌入式监督,同时跟着看、跟着学。在放样田看测规入土的角度,看皮尺绷直的力度,看脱粒是否干净、称重是否准确。多年农产量调查的底子让我知道,哪一步容易出偏差。看明白了,心里就有了数;发现哪儿不够规范,轻轻提一句,队员们也乐意听。数据质量是统计工作的生命线。监督不是站在对面挑毛病,而是站在一旁,为这条生命线添一道守护。

午间收工,队员们的裤脚沾满泥水,手臂上印着稻叶划过的红痕。没有人抱怨,笑声从田埂上洒到饭桌上。

返程车上,我把一粒未脱净的稻子放在掌心。谷壳金黄,指尖轻轻一捻,米粒温润如玉。窗外,收割后的田块空旷辽阔,夕阳正把远处的山峦染成稻穗的颜色。十多年前在恩施,我也是这样捏着稻谷,想着这一季的收成。十多年后稻子黄了,我到了黄石。连枷还是那个连枷,只是名字换了;脱粒机更新换代,效率更高,统计调查的根基也扎得更深。变的是时空,是方法;不变的是每年秋天那一场与土地的赴约,是统计调查人"为国统计、为民调查"的赤子之心。

行走的稻香,从鄂西南飘到鄂东,从十多年前飘到今天。原来无论走多远,田野永远是我们最深的牵挂;而每一粒归仓的稻谷,都是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告白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黄石调查队)

江汉秋韵

■ 肖华

秋风悄然漫过江汉平原,这片闻名遐迩的鱼米之乡,褪去夏日的喧嚣,把多彩、静谧与烟火人文,一同揉进辽阔的水乡秋光里。

平原没有群山阻隔,视野铺展到天的尽头,秋色是层层叠叠的。稻田是大片温润的金黄,风吹过时,稻浪缓缓起伏,像无边无际的锦缎。塘边的芦苇晕染出浅褐,野菊、蓼花缀着紫与黄,点缀在沟坎路旁。河岸边的乌桕、杨树慢慢换了颜色,浅绿、橙黄、淡红交错。不同于名山秋景的热烈浓烈,江汉平原的色彩是舒展柔和的,一块田、一方塘、一片林,各自铺陈,拼凑出鱼米之乡独有的斑斓画卷。

水乡的秋,自带一份静谧。河道纵横,碧水悠悠,水面平静得像打磨过的铜镜。偶尔有水鸟掠过,轻点水面,漾开细碎涟漪,转瞬又归于安宁。薄雾常在清晨笼罩原野,远处的村庄半隐在轻纱里,水声轻轻,风声缓缓,听不到闹市的嘈杂。站在田埂上,只闻稻叶摩挲,水浪轻拍堤岸,时光仿佛慢了下来。这份静,不是空寂,是大地丰收前从容安稳的气息。

静谧之下,藏着鲜活的人文风情,是水乡世代延续的生活图景。这是收获的时节,农人弯腰收割,镰刀起落,笑声随着秋风飘散。塘边,渔民收拾渔网,摇着小木船,在碧波间捕鱼采菱。村边的晒场上,稻谷、黄豆、花生摊开晾晒,家家户户的屋檐下,挂着一串串火红的辣椒、金黄的玉米。老人们坐在门前竹椅上闲谈,孩童追着芦花奔跑。炊烟袅袅升起,混着米饭、莲藕与菱角的清甜香气。千百年来,江汉平原依水而生,人们耕耘、捕捞,守着一方水土,把日子过得踏实温润。

水养良田,地育万物,这便是鱼米之乡。大江大河滋养千里沃野,一田稻谷,一塘鱼虾,一河菱藕,都是这片土地慷慨的馈赠。平原的秋,多彩而不张扬,静谧却不冷清。自然的美景和人间烟火相融在一起。

夕阳西下,落日把河水染成暖金。田野、河湾、村落都浸在柔和的暮色里。江汉平原的秋天,是大地写给水乡的诗,藏着自然的温柔色彩,流淌着安宁的气息,也沉淀着一代代水乡人朴素绵长的欢喜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仙桃调查队)



古檐桂香

林静 作

社长:孙志强 总编辑:赵国华 值班总编:赵国华 本社通信地址: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57号 邮编:100826 本报年度订价:298元 北京市报刊发行局发行 全国邮政局(所)均可订阅 广告发布登记号:京西市监广登字20170276号 广告热线:(010)63376707 发行热线:(010)63376783 人民日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地址: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